

物物之 语

戴明賢集

第三卷

戴明賢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物物之 语

Wu Zhi Wuyu

戴明賢集

第三卷

戴明賢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之物语 / 戴明贤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1

(戴明贤集; 3)

ISBN 978-7-5495-8982-1

I. ①物… II. ①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409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 524002)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10 千字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一种生,百种死。

——安顺民谚

啊! 难言的忧郁时辰,

万物在我中,我在万物中。

——丘特切夫

本卷说明:

本卷收系列散文《物之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全文,略有增补。

序

这本书稿的动笔,起因于一次饭后围炉的闲话。大约是说起家里一件什么东西的来历吧(这种故事平日不知讲过多少),儿子忽然道,要是把这种有来历的物件集中起来写本书,肯定有意思。我一听,这主意不错。

种种不起眼的居家小物件,年深月久仿佛就成了精。木然漠然地待着,不学狗摇尾巴猫跳怀,你不理它,它不会理你。与你相忘于咫尺,相忘于终日累年。猫狗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小物件却负载着你的历史。冷不防一瞥瞥见它,一念念及它,一用用到它,它就会拉回逝去的时间,唤醒远去的亲人,重演依稀的旧事,俨然成了一段历史的发言人。

开始动笔,是在二〇〇八年年尾。及至基本完稿,不觉已到了二〇一〇年岁暮。回头一看,写的是“物”,成的却是数十位亲人师友的人生轨迹,而且尚存者已然寥寥,不禁生出“此身虽在堪惊”之感。陈与义这首《临江仙》曰:“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

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我没有堪称豪英的朋友,也没有杏花影下通宵吹笛的韵事,学习写作几十年,笔下只有小人物的蝼蚁生涯。袁枚的《马嵬》诗最得我心:“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黔首黎庶,与强势者同样是构成历史的成分,且能补充官修史册的空隙。

本来拟定的篇目还有一些,但还是听元帅诗人陈毅的“诗总写不完,止于可以止”罢。

“物之物语”这个书名,是连载时用的。日文“物语”即故事,然则《物之物语》即物件的故事。当时想出这么个拗口标题,是想新鲜别致一点。现在编者也觉得不错,就不另动脑筋了。

二〇一一年元月十六日呵冻

目 录

1	竹节紫砂杯
6	三枪自行车
10	太平洋石子儿
13	张问陶诗横披
22	“小僧揖客”石
26	《聊斋志异》和《扫盲课本》
30	三副对联
38	骆驼骨佛头
42	穆瑄杯垫
47	《母仪永式》图册
54	笔拓《齐白石印谱》
57	“秋翁”小照
63	《刘式型书画集》
70	“贵阳陈氏考藏”印

76	象管笔
79	乌蒙故人合影
88	高原奇事·金瓶梅
95	师生扫墓合影
103	赤金丹
107	鹤西译《鲁拜集》
111	轮圈校钟
115	蒋旭英《民国安顺老照片》劫余
119	集体回忆录《见证》
126	木虎·木杖·木酋长
130	印度木象
138	赵祖武《林场二十年》
145	萤火虫
148	马踏飞燕
152	吴祖光《写剧生涯》
162	阿琦婆·人生相
165	蔡斯照相机
173	钢刺猬
177	王松年《墨竹》
186	七星贝
191	张充和自书《蝶恋花》词
195	何二手绘青花瓶

199	半两粮票
206	高碑小学旧照
211	杨国勋漫画《全家福》
215	碎瓷水盂
220	冬衣夏裳
227	龙纹印
230	《杜若观风集》册页
235	“溃军”合影
251	双面镜
257	张宗和书《鲁迅诗抄》
267	苗溪春关羽剧照
275	谷府出殡照
280	“仙侠”小影
285	复写件《灵犀吟草》
290	乌蒙灶
295	窗友重聚照
305	八音钟
307	李麦宁《往事》打印稿
315	安溪铁观音
318	一份遗嘱
329	后 记

竹节紫砂杯

近些年风行紫砂茶具。我对此不甚措意，却也收到过多套友人馈赠的礼品。大多转送子侄辈了，只留下两三把造型悦目者。值得一说的，是四只旧茶杯。

这本是全套，一壶四杯，竹节造型。一个方木盘，盘心是一片花卉圆瓷。民国时代产品，绝无拍卖价值，只有纪念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众多国立院校内迁，家乡安顺接纳了国立军医学学校和国立兽医学校两所大专。不知通过谁的介绍，父亲把他的前后两间卧室让出来，借给兽医学校附属医院的张院长夫妇居住。张院长夫妇一直住到抗日战争胜利，难民纷纷回乡之时才离开。

那时安顺小城热闹非凡。大街两侧摆满难民出售家用杂件的地摊，也就是“跳蚤市场”。小城整天人头攒动，人流汹涌。张家夫妇的生活却是静得出奇，从早到晚没有一丝声响。麻脸的张院长每天上班下班，我还偶尔在院子里得见；张太太却是童话里被父王锁在高塔里的公主，绝不下楼一步。我母亲常背地赞叹她的风度，我却似乎没

有真正见过她的样貌。有一天黄昏，我在院子里挥舞长竹竿，追打飘掠来去的蝙蝠，偶然瞥见被夕阳烧得金灿灿的窗影里，张太太倚着窗子在望远处。后来猜想，她一定是在想念日寇铁蹄下的故乡，就像大姐唱的那支歌：“小楼上的人影，正遥望点点归帆。”这支流行于抗战时期的歌，我至今没忘。词作者杨友群先生，贵州毕节人；曲作者汪秋逸先生，浙江人。当时二位都在贵阳教中学，合作了几首好歌。

父母与张家夫妇成了好朋友，常常在晚上去陪他们说些闲话，让两个异乡人不太冷清。而我，却是与她家的老勤务兵结下了无情缘。这位老兵不仅穿得整洁，皱纹密布的小脸洗得亮亮的，连那把小菜刀都是通体雪亮，没一点锈斑，像现今才有的不锈钢刀具。灶上地下清清爽爽。张家厨房原是我堆杂物的一个小单间，与大厨房隔园相对。我常去看老勤务兵干活。看他煮极少的饭，炒极少的菜，炖极少的汤，一切做好，用长方大盘摆好，端上楼去。我家人多，天天大盘子大碗，张家饭菜看去很荒谬，不像真的，像是“办姨妈”的玩具，但又觉得很精致，一定特别好吃。老勤务兵自己在厨房单独吃。有一次我闯进去，见他端着碗，看着小窗外的园子发呆。最令我纳闷的是他炼猪油。买的是净肥肉，切成极小的丁，炼完的油渣，已缩成豆样的小粒，通通倒进垃圾桶。按安顺人习惯，油渣炒豆豉是一道好菜，我至今酷爱。他把油渣当垃圾，我觉得很可恶。参观老勤务兵做饭的全过程，我绝不开口，他也绝不开口。他常常蠕动着瘪瘪的嘴唇，不知是在骂日本人，还是在做唇部运动。我看他做饭记不清多少次，却似乎没有对过一句话。做饭有什么好看的，但我常去看他做饭，至今莫

名其所以然。

一天,母亲说,昨晚在张太太屋里说闲话,三更了,忽然听得“老呜唔”在很近的地方叫。安顺人认为那是一种怪鸟,以其叫声为其名,叫它“老呜唔”。说它只在深夜啼叫,在哪儿叫,哪儿就要死人。小孩偶尔中夜醒来,听见那不动声色、无一点余音的老妇人一般的叫声,确实很恐怖。母亲说,张院长和父亲立刻到窗口去望,发现是远处屋脊上蹲着的一只猫头鹰。张院长有手枪,对着开了一枪,没打中,簌簌飞走了。相对大笑。但我母亲心里不服,因为猫头鹰都是“咕咕”叫,没有“呜唔”叫的。

抗战胜利,难民们喜极而泣之后,纷纷筹划归计。张院长夫妇决定立即动身回乡,我父母力主少安毋躁,等院校回迁时一道走,万无一失。但他们归心似箭,还是加入最早返乡的人流。没想到在途中遭到抢劫,夫妇俩都惨死了,老勤务兵挺身护主,也死了。消息传来,父亲震惊,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堕泪不止,一再痛惜张太太那样的好女子。

此前告别时,张院长把他日常使用的这套竹节茶具送给父亲做纪念。张太太也要赠我母亲纪念物,我母亲就要了一只旧铁皮饼干盒。盒子很平凡。我母亲一直使用到她一九八九年去世。这套茶具,几十年总摆在父亲房里,从不使用。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珍惜之物,小心着不去碰它。

我的童年与抗日战争密不可分。在家里,有借住的张院长夫妇和他的老勤务兵,有母亲代为抚养的难民遗孤毛毛。毛毛的妈妈张

惠是我大姐明端的级任老师，生毛毛七十天就因产后寒去世；爸爸祝寿庭在中国银行做事，年纪轻带不了婴儿。我母亲应大姐之求，接来抚养，直至七岁才接回上海，祝先生也与父亲成了好朋友。还有在我家住到抗战胜利才返乡的两个女学生，也是大姐招来的同学，我只记得有一个叫吴金珑。街上更是挤满难民借以谋生的地摊、小吃摊、哄小孩零钱的抓糖玩具摊等等，无奇不有。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则是这些“下江人”带来的话剧、音乐会、广场演出。它们是我的艺术启蒙功课。

“文革”期间，城里乱哄哄的，我二姐明坤经亲戚介绍，去天龙乡下一个屯堡人家小住养病，随身带了这把紫砂壶。屯堡人祖籍江淮，家家嗜茶，房主十分眼红这把壶，天天赞不绝口，离开时只好送给了他。明坤患的是肺结核，又亲历两次抄家的刺激，所以想躲个清静。但生活不便，也不见得安静多少，很快就回来了，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病故。

四只茶杯，有一只被表妹永宗小时候摔破，用钻铆古法补起。某年夏天，竹城举行赛壶大会，得首奖的是一套清代名家壶。我近前瞻仰，见四只杯子的造型和内壁开片瓷，都与我家这四只杯子一模一样，但那是绿砂，价值当然也天地悬殊。那只方盘中的圆瓷图案是玫瑰花，可能是日本瓷。此盘也还健在，而上述与它有关的人，包括打破一杯的表妹在内，一个也不在了。易碎的陶瓷，也比人经久些。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附记：大约半月前，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问姓名，说是祝寿庭的孙子。我问了两遍才听明白，大声问他：你爸爸是祝世安吗？他说是。几分钟后，响起一个苍老的下江口音：明贤大哥，我是毛毛呀！一根断了六十年的线，忽然之间接上了。一问年龄，他竟七十二了。说起经历，也不如我想象中的顺利。他说，他母亲去世的消息，舅舅们一直瞒着外婆。五三年终于知道了，就一定要接回去。来贵州接他的是舅舅的热心朋友，从贵阳坐木炭车走了七八天才到重庆，在一位姑母家住了几天，乘船到镇江，在乡间见到外婆。以后才回到上海父亲处。后来因“家里有海外关系”而迁至某县，妻子是农村户口，近年才落实“知识分子”待遇。儿女都是工人。他儿子是从网上查祖父姓名的词条，其中有一条线索是《读库》选载的我的一篇文章，于是辗转多方，终于查到我的电话。最近，毛毛的叔叔寿康先生也与我通了电话。他当年在贵州湄潭县上内迁的浙江大学，也在我家小住过。我们叫他祝二叔。他寄放了一只用绳子捆住的简陋白木箱在我家，后来随学校返浙时来信说，木箱不要了。解开绳子，是一些作业本和一本《明词综》。这本书就归我了。当年二十来岁的英俊大学生，已经九十二岁了。

三枪自行车

先父有一辆三枪自行车,是当时有名的英国品牌。小城的“百事通”说,这车的三角架用了三管枪筒的钢,所以叫三枪牌。这大约是望文生义,强作解人。这车特别轻,比后来的国产车要轻近一半。照片中我骑的就是它,这时它已老旧不堪。

此车大约是上海、香港沦陷前,父亲托购到安顺的,但这也只是推测。全家搬入新宅后,我天天见它在四进楼上靠墙立着,上面盖着几张牛皮纸。我时不时会掀起它的盖头来,瞻仰一番。它匀称玲珑,亮光闪闪。搅动一下脚踏,辐丝就无声地飞旋、闪光,车身就悄然颤悠。整个一副贵族气派。我就会联想起小说里的赤兔马、乌骓马。那时候,小城就是把自行车叫作“洋马儿”。

我没见父亲骑过它。只有堂叔海福隔三岔五提了去,一两个小时回来了,一副浑身舒畅的模样,把车擦干净放回去。他很以车技自豪。我多次听他向同人们夸耀,如何一气蹬上东门坡顶不下鞍,全城再无第二人能做到。一是车好,二是技术好。很长时间里,二叔是此

车的唯一骑手。他当时二十多岁，是安顺城玩时髦的领军人物；三件头西装、尖头皮鞋、发蜡、“五一”型派克钢笔，比我父亲讲究得多。他还吹口琴，唱《桃花江》《毛毛雨》《丁香山》《特别快车》，至今健在。前年因事去安顺，与妹妹们去看他，九十岁的人，旧事还记得一清二楚。临了硬把我们送到巷子口，妹妹们又把他送回去。

一九五一年，父亲参加昆筑工商界参观团，去北京、东北等地观光回来，听从政府动员，留在省城参与经济恢复工作。家庭陆续迁到贵阳，自行车也在其中，就归我骑了上学，往返于贵阳、花溪之间。我经常与同班好友李必雨同车往返。我们发明了一种接力客运法：他往前骑百余米，把车停在路边，自己往前走；我走到车旁骑上去，越过他一段路，又把车留下，自己往前走。这样，相当于两人都一半步行，一半骑车，快了一半时间。当时公路上行人极少，社会秩序也好，才能出台这种办法。不久，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必雨的母亲、谢友仪的父亲都“犯了错误”，一个是信“一贯道”，一个是在区邮局局长位上因经济问题失职，同送去清镇一个农场劳教。必雨和友仪就轮流骑上三枪车去探视送物。几十年后见面，他俩还没忘记这辆车对他们的帮助。

校园里渐渐增加了几辆自行车，足球场上常见有人学车或炫技。一次，一位低班学友打来战表，要与必雨和我比赛“围车”。围车者，两车很慢很慢慢地互相堵截阻挠，先倒者为输；但不能碰撞推击，讲究“定车”平衡的技巧。单车对于我们纯属代步工具，从未练过这些花式，只得认输了事。我们中间车术最好的是梅乐明，常在球场上反背

骑车,像八仙里的张果老倒骑驴背。他骑的是一辆东德的“钻石”牌。这种车的钢很软,横杠往往一碰就弯了,人们就叫它“暂时”牌。

后来三枪车归还父亲,由他骑了上下班。这时他的身份已是右派了,撤销省工商联副主任职务,降三级工资,任省工商联驻会委员。我还真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学会骑单车的。他一直骑到七十多岁,经母亲多次劝说才作罢。犹记儿子岁半时,带着他在阿嘛照相馆门外,等父亲下班来一起照相。他在人丛中稳稳驶来的情景,宛如昨日。那时他快七十周岁了。这张相照得很好,去世时就用他的这一半放大悬挂,看去像是五十出头的人。这辆车,后来多是大弟在骑。他是下乡知青,后在沿河的乌江轮上当水手。每回贵阳休假,就骑着它运送在遵义工作的妹妹、在花溪工作的表妹等人,往返于车站,甚至直抵目的地。

这辆自行车对我家的服务,真是鞠躬尽瘁。内胎外胎经常补,更新换代几轮回。后来连横杠也裂了,焊起来继续用。修车师傅说,那钢管薄得像纸壳,烧焊却费了大劲,真了不得。

有一次,我到第一浴室外面的车摊打气,意外地发现摊主竟是相声艺术家欧少久。他是抗战期间从北方逃亡到贵阳定居下来的。当时他与亚司令并称西南相声名家,在重庆文艺界的联合演出中,与老舍说过对口相声。我在民教馆灯光球场听过他不少段子,都是传统老段,如《卖布头》《黄鹤楼》《戏迷传》等等。后来从音像资料中欣赏到侯宝林等京津名家的这些段子,欧少久不比谁差。五七年他当了右派,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没想到他在干这个。